

一、美麗的繭

讓世界擁有它的腳步，讓我保有我的繭。當潰爛已極的心靈再不想作一絲一毫的思索時，就讓我靜靜回到我的繭內，以回憶為睡榻，以悲哀為覆被。這是我唯一的美麗。

曾經，每一度春光驚訝著我赤熱的心腸。怎麼回事呀？它們開得多美！我沒有忘記自己睜在花前的喜悅。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長的韻律，教給我再生的祕密。像花朵對於季節的忠實，我聽到杜鵑顫微微的傾訴。每一度春天之後，我更忠實於我所深愛的。

如今，彷彿春已缺席。突然想起，只是一陣冷寒在心裡，三月春風似剪刀啊！

有時，把自己交給街道，交給電影院的椅子。那一晚，莫名其妙地去電影院，隨便坐著，有人來趕，換了一張椅子，又有人來要，最後，乖乖掏出票看個仔細，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，這才是自己的。被註定了的，永遠便是註定。突然了悟，一切要強都是徒然，自己的空間早已安排好了，一出生，便是千方百計要往那個空間推去，不管願不願意。乖乖隨著安排，回到那個空間，告別繽紛的世界，告別我所深愛的，回到那個一度逃脫，以為再也不會回去的角落。當鐵柵的聲音落下，我曉得，我再也出不去。

我含笑地躺下，攤著偷回來的記憶，一一檢點。也許，是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，也許，很宿命地直覺到終要被遣回，當我進入那片繽紛的世界，便急著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嚐遍。很認真，也很死心塌地。一衣一衫，都還有笑聲，還有芳馨。我是要仔細收藏的，畢竟得來不易。在最貼心的衣袋裡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，我仍要每天喚幾次，感覺那一絲溫暖。它們全曾真心真意待著我。如今在這方黑暗的角落，懷抱著它們入睡，已是我唯一能做的報答。

夠了，我含笑地躺下，這些已夠我做一個美麗的繭。

每天，總有一些聲音在拉扯我，拉我離開心獄，再去找一個新的世界，一切重新再來。她們比我還珍惜我，她們千方百計要找那把鎖解我的手銬腳鐐，那把鎖早已被我遺失。我甘願自裁，也甘願遺失。

對一個疲憊的人，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話都像一個個彩色的泡沫，對一個薄弱的生命，又怎能命它去鑄堅強的字句？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，那麼就任它的性子吧！這是慷慨。

強迫一隻蛹去破繭，讓牠落在蜘蛛的網裡，是否就是仁慈？

二、夜霧

夜歸時，霧已滿天。前不見盡頭，後不見來路，站在濃霧深處，突然不知如何結束應該結束的一天。每晚這個時刻，是今天與明天交界的可疑地帶，我才熄燈離開文學院大樓。多年養成深山夜讀的脾性，是為了使思維獲得沉澱，也是為了重新整頓。完成閱讀後，選擇在午夜時分回家，正好可以放空自己。走在闐然無聲的河堤，把思考交給遙不可及的遠燈，把疲憊託付給深不可測的星空。如此孤獨的夜行，正好走完一段自我淘洗的路程。

夜霧之來，毫無預警。習慣仰望的星空已被隱藏，眺望的遠燈也被遮蔽。水氣自八方圍攏而來，天地一片迷茫，無法卸下的心情，反而益形複雜。陷在這樣深重的霧裡，只能藉著淡淡的模糊光暈緩慢前行。但是，化不開的情緒，豈能歸咎這場無辜的濃霧？

已有一些時日，收到來自不同地方的書信。

有一封信寫得特別悲傷，彷彿是生命中遭逢前所未有的挫折。那種無以自遣的憂思，幾乎炙燙我捧讀時的手。信的末端說，老師，你還記得十年前那位坐在教室裡的少女身影嗎？遠逝的記憶霎時刷過心頭，也許無法確切知道她的相貌，但是那雙純潔的眼神我並未忘記。多風的濱海小鎮，坡上的紅磚校園，歷史的閘門欲開未開，印象中他們是第一批對台灣文學抱持好奇的青年。她總是坐在窗口，甚少啟齒；有幾次前來羞澀提問，總是紅著臉頰怯怯離去。會記得那炯炯的眼神，是因為她對文學知識具有熱情，對於孕育文學的土地懷有超乎尋常的關切。這麼多年以後，一切對話已都忘卻，僅存的印象是她灼熱的眼睛。

無法確知我當年帶給她怎樣的知識，遠離小鎮後，也不能確知她選擇怎樣的道路。捧讀她的來信，才驚覺粗礪的現實在她靈魂底層創造了憂患。澄淨的眼神想必已加深愁緒，矜持的坐姿也許關不住內心洶湧的暗潮。曾經對這個世界懷有巨大夢想的少女，在動盪的歷史中已被傷害成為挫折的心靈。

信中傳送過來近乎哭泣的文字，十年以前並不可能如此書寫。那種沉重的感情，絕對不會出自羞怯的手。她提出質疑，使我看到儼然成熟的生命。細讀手上文字，幾乎可以感知那位脆弱的少女已然消失。縱然她在夜晚輾轉反側，擁衾暗泣，我相信如果再度重逢，相遇的眼神必然帶有一份自信。

在夜晚撥霧前進，無以遣懷的情緒，都圍繞在她的來信，以及從遠地、從海港、從城市寄來的文字。他們的質問與疑惑，使我看到一個全新世代正要宣告誕生。他們不再冷漠疏離，也不再羞澀膽怯。

三、孤獨美

「孤獨」和「寂寞」的感覺不一樣，一個選擇孤獨的人，可能從不害怕寂寞。

孤獨可以說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具備孤獨的條件。首先，孤獨者要能放得下心，無論周遭變化如何，都能不煩不躁，冷靜自在。一般寂寞的人喜歡藉著感官上的刺激解除「一個人的時候，不知道做什麼才好」的難受感覺，例如打電動玩具、大吃一頓，或是找朋友壓馬路，而喜愛孤獨的人，卻最能享受一個人獨處的樂趣。

孤獨者多半重視心靈的活動，沈思默想的時候比常人多得多，書桌前一坐半天不吭氣，其實他那光采煥發的眼神正透露著一個醞釀中的快樂。

喜愛孤獨的人不惹是生非。他的腦袋裡有個向前滾動的輪子，他自由地陶醉在想像的輪軸裡，想像使他滿足；當然，他也曾浸潤在回憶之鄉，昔日種種悲喜交集的時光，像展翅的青鳥，漸行漸遠，隱沒在高高的雲端；他也會思索書本裡的智慧言語，從中一再得到啟發和信心。

他記得書中有一段是這麼說的：「在我的生命中，有些地方是空白和閒靜的。我忙碌的日子便在那裡得到了陽光和空氣。」

這個孤獨的人，言談舉止也許並不輕快，精神生活卻很豐富實在。

我的外婆是一個性情和善的「孤獨者」，她生活樸素簡單，幾乎從不交際應酬，待人接物一向不卑不亢，清淡有禮，我從她那兒學習了一些孤獨者的長處。

外婆平日最大的愛好就是看書，當她坐在老老的籐椅上，一派安閒的喝口茉莉花茶，翻動清脆書頁的神態，常使我覺得外婆簡直就是仙姑再世。

一個看似弱不禁風的老太太，丈夫過世了三十年，性情始終保持平和，不生氣，不怨歎，除了偶爾出門探望自己的老姊姊，完全與世無爭，然而我看到的，是一個孤獨者如何接納了孤獨，而且靜心品嚐。

小時候我很好奇：「外婆，您總是一個人做這做那的，您不怕黑呀？不怕鬼啊？」

外婆笑了：「傻孩子，如果一個能夠照顧自己的日常生活，不給任何人帶來麻煩，一個人能夠安排自己的精神生活，不讓自己過得貧乏無聊，這個人，就稱得上一個獨立的人。一個獨立的人，表示他能勇敢的面對生命，又怎麼會怕黑，更何況世界上哪裡有鬼呢？」

我似懂非懂的點點頭，好像對「孤獨」這兩個字有了新的認識。一個孤獨者最起碼的條件，就是先得作一個獨立的人。